

苏轼的经子之学与叶梦得的追慕之趣

潘殊闲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四川成都 610039)

[摘要] 苏轼作为宋型文化的冠冕人物,不仅文学创作独步天下,其学术思想也富赡绝伦。苏轼经子之学很有分量,对《周易》《尚书》《论语》和老庄之学均有涉猎,特别是庄禅、释道智慧更是丰沛多彩,反复为世人称道。两宋之交的文人叶梦得,有深厚的景苏情结,对苏轼的经子之学多有追慕。这些踵继能够看出叶梦得与苏轼的诸多“缘结”,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苏轼文化乃至宋型文化的特质、品味及其魅力。

[关键词] 苏轼;经学;子学;叶梦得;追慕;宋型文化;特色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674(2016)06-0027-10

苏轼是宋代杰出的文人,不仅文学创作堪称中国文学史一流,且学术思想亦相当丰赡,同样为大家。苏轼平时交游人颇多,难以集中时间作学术研究,唯贬谪期间,赋闲较多,故有时间从容于其间。苏轼现存的几部专著,基本上都是在贬官黄州和海南时作的。

叶梦得生当两宋之交的特殊时期,由于“嗜学蚤成,多识前言往行”^{[1][10219]},故“通悉古今,所论著皆有根柢”^{[2][1041]},“犹存北宋之遗风”^{[3][1349]},诚为“南北宋间之巨擘”^{[4][1783]},在南渡之初,“岿然耆宿”^{[2][1041]}。作为苏轼的追慕者,叶梦得的学术兴味在诸多方面受其影响,表现出不少相似或相近的特点。

本文拟通过文献钩稽,梳理苏轼的经子之学特色,并以之为参照,剖析作为追慕者的叶梦得在这些方面与苏轼相同、相似、相近的诸多旨趣。

一、关于《周易》之学

苏轼对易学的爱好,应该说源于父亲苏洵的影响。苏辙在苏轼《墓志铭》中说:“先君晚岁读

《易》,玩其爻象,因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5][127]}欧阳修《苏洵墓志铭》也云:“盖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诸儒以附会之说乱之也,去之,则圣人之旨见矣。’作《易传》未成,而卒。”^{[6][514]}两条材料,可以互证。

苏轼作《易传》,是在黄州,后来贬官岭南,又重操旧业,不但进一步修订之前的著述,还计划著《志林》(史论)一百篇,惜乎仅完成十三篇即病。^①贬谪期间,由于不允许他过问政事,因此,他能集中精力,了却自己的心愿。他曾说:“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7][482]}在给文潞公的信中又说:“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8][380]}

另据陆游讲,《东坡易传》初遭元祐党禁,不敢

① 邵博撰,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四云:“苏叔党为叶少蕴言:‘东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三篇,而先生病,惜哉!’先生胸中尚有伟于武王非圣人之论者乎?”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2页。

[收稿日期] 2016-09-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周易》与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特色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编号:13AZX024)

[作者简介] 潘殊闲(1965—),男,四川眉山人,西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

显题轼名,故称毘陵先生,以轼终于常州故也。^①

东坡易学偏重义理之阐释,较少象数之发挥。苏轼自己在《易论》中说得很清楚:

《易》者,卜筮之书也。挟策布卦,以分阴阳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圣人之道也。圣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辞,而不在其数。数非圣人之心也。然《易》始于八卦,至于六十四,此其为书,未离乎用数也。而世之人皆耻其言《易》之数,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纷纭迂阔而不可解,此高论之士所以不言欤?夫《易》本于卜筮,而圣人开言于其间,以尽天下之人情。使其为数纷乱而不可考,则圣人岂肯以其有用之言而托之无用之数哉!¹⁹¹⁵²

不是不能说“数”,而是不要以“数”乱言。苏轼如是说,也如此做。如阐释《乾》卦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元咎”:

九三非龙德欤?曰:“否。”进乎龙矣,此上下之际,祸福之交,成败之决也。徒曰“龙”者,不足以尽之。故曰“君子”。夫初之所以能潜,二之所以能见,四之所以能跃,五之所以能飞,皆有待于三焉。甚矣,三之难处也!使三不能处此,则乾丧其所以为乾矣。天下莫大之福,不测之祸,皆萃于我而求决焉。其济不济,间不容发。是以终日乾乾,至于夕而犹惕然。虽危而无咎也。^②

解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盪。故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媮。强则日长,媮则日消。^③

《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六引晁氏说:“坡自言其学出于父洵,且谓卦不可爻别而观之。其论卦必先求其所齐之端,则六爻之义未有不贯者,未尝凿而通之也。”¹¹⁰¹⁵²¹由以上所引两则可见,此论不诬也。

苏轼对自己花在《周易》上的功夫颇为自重,曾说:“《易》韦三绝丘犹然,如我当以犀革编。”¹¹¹²²⁵²因此,对它的价值颇有自信:“所喜者,在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¹¹²¹¹⁵⁴⁰临终前,又将这三部书托付给钱济明,

并说:“某前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今尽以付子,愿勿以示人,三十年后会有知者。”¹¹³²⁴¹⁵

叶梦得对易学也十分喜爱。有趣的是,叶梦得对《易》之钟情,实源于一次偶然的发现。他从小即患有哮喘,当发作时,睡不下去,一切均需要他人扶持。一次随其父亲做官上饶,游鹅湖回寝室。半夜喘病发作,随身所带行李没有药物,只有一册《易》书。于是随手翻阅数十板,不觉遂平息。自此,每喘疾发作,用《易》书平息胜于药物。^④这种偶然的发现,使叶梦得爱上《易》,终身爱不释手。据韩元吉《南涧甲乙稿》诗中小字注,叶梦得作《周易传》未完,即归道山。^⑤尽管这部《叶氏周易传》未能完工,但叶梦得关于《周易》的论述还是散见于各类著述中,甚至有人将苏轼与叶梦得的观点进行比较:

苏东坡云:“自一至五,天数三,地数二,明数之止于五也。自五以往,非数也,皆相因而成者也。故曰‘倚数’。”叶石林云:“阴阳天道也,非人之所能进退也。天地之正数曰一、曰二、曰三、曰四、曰五而止矣,此正数。至于六,则各有所配,已非正数矣。作《易》者,用天地之生数,而不用成数。故孔子曰‘参天两地而倚数’。此数之理也。”^⑥

看来,在这一点上,叶梦得与苏轼的观点是相通的。

二、关于《尚书》之学

苏轼著有《东坡书传》,是现存宋人《尚书》全释中最早的一部。据苏辙言,苏轼《书传》作于海南,“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¹⁵¹¹²⁷。从后人的评论看,此并非虚言。

《朱子语类》有云:“或问:‘《书解》谁者最好?莫是东坡《书》为上否?’曰:‘然。’又问:‘但若失之简。’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¹¹⁴¹⁹⁸⁶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云:“其于《胤征》,以为羲和贰于羿,而忠于夏;于《康王之诰》,以释衰服冕为非礼。曰予于《书》见圣人之所不取而犹存者有二。可谓卓然独见于千载之后者。又言昭王南征不复,穆王初无愤耻之意,哀痛恻怛之语;平

① 陆游撰《渭南文集》卷二十八《跋苏氏易传》,四部丛刊初编本,又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东坡易传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页。

②③ 苏轼《东坡易传》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参见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清光绪宣统三年(1911)长沙叶氏观古堂校刊本。

⑤ 韩元吉《叶少保挽词六首》之二,《南涧甲乙稿》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王宏撰《周易筮述》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当倾覆祸败之极,其书与平康之世无异,有以知周德之衰,而东周之不复兴也。呜呼!其论伟矣。”^{[15]29-30}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轼究心经世之学,明于事势,又长于议论,于治乱兴亡,披抉明畅,较他经独为擅长。”^{[16]90}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云:“轼《易传》或偶涉玄谈,此书则于治乱兴亡,抉摘明切。盖轼究心经世之务,又长于议论,洛、闽诸儒,以程子之故,与轼如水火,而不能不取此书,则大略可知矣。”^①

叶梦得对《尚书》也颇有心得,曾著《石林书传》十卷^②。该书现在已经亡佚,但现在尚能从《文献通考》《经义考》等书看到不少引文,不计重复,至少也有几十条,完全可以辑佚成书。叶梦得在其《自序》中云:

自世尚经术,博士业《书》者十常三四,然第守一说,莫能自致其思,余窃悲之。因参总数家,推原帝王之治,论其世,察其人,以质其所言,更相研究,折衷其是非,颇自纪辑为书二十卷,十二万有余言。^{[17]1534}

由其《自序》可知,叶梦得的《书传》博采诸家之说而折衷其是非,与苏轼《书传》的写法虽不完全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独辟蹊径,重在创新。所以,朱熹在谈到当时举学校者治经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先儒之传注,而但取近时科举中选之文讽颂摹效的毛病时,举出学习诸经所应参考先儒之传注,云:“《书》,则兼取刘敞、王安石、苏轼、程颐、杨时、晁说之、叶梦得、吴棫、薛季宣、吕祖谦。”^③这充分说明,苏轼、叶梦得等人的《书传》,具有重要的价值。

三、关于《论语》之学

如前所引,苏轼在黄州和海南颇究心于儒家典籍,曾撰《论语说》五卷,他在给王定国的信中说:“某自谪居以来,可了得《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今又下手作《书传》。迂拙之学,聊以遣日,且以为子孙藏耳。”^{[18]1519}在给文潞公的信中他感叹

道:

穷苦多难,寿命不可期。恐此书一旦复沦没不传,意欲写数本留人间。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为凶衰不祥之书,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伟人不足托以必传者,莫若献之明公。而《易传》文多,未有力装写,独致《论语说》五卷。公退闲暇,一为读之,就使无取,亦足见其穷不忘道,老而能学也。^{[19]1380}

可知这部《论语说》曾献给文彦博收藏。苏辙在苏轼《墓志铭》中说苏轼之《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5]1127},可知这部书价值当不菲。据《四库全书总目》,宋余允文撰《尊孟辨》三卷,《续辨》二卷,《别录》一卷,曾有“辨苏轼《论语说》者八条”^{[20]293},知苏轼《论语说》当时曾流传。惜这部书现在已经亡佚,今只存辑本。

叶梦得对《论语》也有心得,曾著《论语释言》十卷,《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均著录,而《文渊阁书目》以下诸书目均不载,估计亡于元末明初。尽管如此,叶梦得的《论语释言》还能从别的著述引述中看到部分内容,如宋戴溪《石鼓论语问答》卷中、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七等。

四、关于老庄之学

据苏辙言,苏轼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5]1126}可知,苏轼对《庄子》相当喜爱,但苏轼著述中除《广成子解》外,并无其他专门阐释《庄子》的著作,不过,苏轼在其著作中却经常引用《庄子》,如解释《周易·系辞上》中的“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这句话时,有云:“《庄子》曰:‘贼莫大于德有心而心有眼。’^④夫能洗心退藏,则虽用武而未尝杀,况施德乎?不然,则虽施德,有杀人者矣,况用武乎?”^⑤又用《庄子》阐释《尚书》中的“五皇极”和“曰王省惟岁”^⑥。此外,还专门写有一篇《庄子祠堂记》,对《庄子》的认识多体现于此:

①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有十卷、十一卷、二十卷等说法。参潘殊闲《叶梦得研究》第三章“叶梦得的经学与子学阐释”第一节“经学阐释”,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71页。

③ 朱熹《晦庵集》卷六十九《学校贡举私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出自《庄子·列御寇》,原文为“贼莫大于德有心而心有睫”。

⑤ 苏轼《东坡易传》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苏轼《书传》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庄子,蒙人也。尝为蒙漆园吏。没千余岁,而蒙未有祀之者。县令秘书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为记。

谨按《史记》,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此知庄子之粗者。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要不可以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门者难之。其仆操捶而骂曰:“隶也不力。”门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仆为不爱公子,则不可;以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言盖无几。至于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

然余尝疑《盗跖》《渔父》,则若真诋孔子者。至于《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反复观之,得其《寓言》之终曰:“阳子居西游于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谁与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阳子居蹴然变容。其往也,舍者将迎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炆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去其《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以合于《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齐,中道而反,曰:‘吾惊焉,吾食于十浆,而五浆先馈。’”然后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庄子之言未终,而昧者剿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庄子本意。元丰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记。^{[21]347-348}

从这篇作于元丰元年(1078)徐州任上的文章可以看出,苏轼对庄子颇多正面认识,其“庄子盖助孔子者”的观点,颇异于常论。但结合北宋学术思想发展实际,此论并非遗世独立。宋初太宗、真宗等皇帝都曾得道士助力,甚至真宗亲为《道德经集注》撰序,并大力支持编撰《大宋天宫宝藏》,所以,后世儒者儒道并修,儒释道并尊,成为时代的潮流。在这种背景下来看苏轼的言论,当不足为奇。

苏轼对老子也颇多钟情,在他的思想中,老学与庄学同样不可或缺。苏轼曾援《老子》以释《易》和《尚书》^①,其弟子由尝作《老子新解》,苏轼曾这

样慨叹:“子由寄《老子新解》。使战国时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22]207-208} 苏轼此书合儒释道三家杂糅而并之,颇能令苏轼快意。

李伯时曾作《老子新沐图》,苏轼见之,赞曰:

老聃新沐,晞发于庭,其心淡然,若忘其形。夫子与回,见之而惊。入而问之,强使自名。曰:岂有已哉,夫人皆然。惟役于人,而丧其天。其人苟忘,其天则全。四肢百骸,孰为吾缠?死生终始,孰为吾迁?彼赫赫者,将为吾温。彼肃肃者,将为吾寒。一温一寒交,而万物生焉,物皆赖之,而况吾身乎?温为吾和,寒为吾坚,忽乎不知,而更千万年。葆光志之,夫非养生之根乎?^{[23]639-640}

真是见出大智慧,崇道扬道之意溢于言表。苏轼还有一篇《众妙堂记》,将其道学思想作了很好的阐扬:

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予幼时亦与焉。居天庆观北极院,予盖从之三年。谪居海南,一日梦至其处,见张道士如平昔,汛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诵《老子》者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予曰:“妙一而已,容有众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审妙也,虽众可也。”因指洒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复视之,则二人者手若风雨,而步中规矩,盖焕然雾除,霍然云散。予惊叹曰:“妙盖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斫,信矣。”二人者释技而上,曰:“子未睹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与道相半,习与空相会,非无挟而径造者也。子亦见夫蜩与鸡乎?夫蜩登木而号,不知止也。夫鸡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与伏也,则无视无听,无饥无渴,默化于荒忽之中,候伺于毫发之间,虽圣智不及也。是岂技与习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须老先生至而问焉。”二人者顾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见蜩与鸡而问之,可以养生,可以长年。”广州道士崇道大师何德顺,学道而至于妙者也。作堂榜曰“众妙”。以书来海南,求文以记之。予不暇作也,因以梦中语以示之。戊寅三月十五日,蜀人苏轼书。^{[24]361-362}

虽托之于梦,但对“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理解却相当精深,颇能启人心智。

众所周知,苏轼贬官黄州以前,就曾用道家清

① 见《东坡易传》卷七、卷八;《书传》卷七。

净无为的思想反对新法的扰民。在熙宁二年(1069)《上皇帝书》中,曾以道家的养生说喻政:“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道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者,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已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25]737}

除道家之外,苏轼对道教亦多有信仰。而苏轼对道教的信仰,恐怕要追溯到他的父母。苏洵二十二岁时游成都玉局观,在一卦肆中见一画像,笔法清奇,卖者云张仙,有感必应,遂解玉环易之。当时苏洵“尚无子嗣”,于是,“每旦必露香以告,逮数年,既得轼,又得辙,性皆嗜书,乃知真人急于接物,而无碍子之言不妄矣。故识其本末,使异时祈嗣者于此加敬云”^{[26]416}。苏洵的灵验与笃信,似乎给苏轼很深的影响。所以,苏轼八岁入小学,就以眉山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师。同学上百人,张易简独称苏轼和陈太初,而陈太初后来也成了道士。^①苏轼在任凤翔签判时曾到终南山太平宫研读《道藏》:“嗟余亦何幸,偶此琳宫居。宫中复何有,戢戢千函书。盛以丹锦囊,冒以青霞裾。王乔掌关钥,蚩尤守其庐。乘闲窃掀搅,涉猎岂暇徐。至人悟一言,道集由中虚。心闲反自照,皎皎如芙蕖。千载厌世去,此言乃蘧蔭。人皆忽其身,治之用土苴。何暇及天下,幽忧吾未除。”^{[27]181-182}

关于苏轼对道教的崇敬,还可以《避暑录话》所记为证:

苏子瞻亦喜言神仙。元祐初有东人乔全,自言与晋贺水部游,且言贺尝见公密州道上,意若欲相闻。子瞻大喜。全时客京师,贫甚。子瞻索囊中得二十缗,即以赠之,作五诗,使全寄贺,子由亦同作。全去讫不复见,或传妄人也。晚因王巩又得姚丹元者,尤奇之,直以为李太白所化,赠诗数十篇,待之甚恭。姚本京师富人王氏子,不肖,为父所逐。事建隆观一道士。天资慧,因取《道藏》遍读,或能成诵。又多得其方术丹药。大抵有口才,好大言。作诗间有放荡奇谲语,故能成其说。浮沉淮南,屡易姓名,子瞻初不能辨也。后复其姓

名王绎。崇宁间余在京师,则已用技术进为医官矣。出入蔡鲁公门下,医多奇中,余犹及见。其与鲁公言从子瞻事,且云:“海上神仙宫阙,吾皆能以说致之,可使空中立见。”蔡公亦微信之。坐事编置楚州。梁师成从求子瞻书帖,且荐其有术。宣和末,复为道士,名元城。力诋林灵素,为所毒,呕血死。^②

上述文字,提到两人:一是乔全,一是姚丹元(王绎)。关于乔全,苏轼确与之有联系,《送乔全寄贺君六首》之《叙》云:

旧闻靖长官、贺水部,皆唐末五代人,得道不死。章圣皇帝东封,有谒于道左者,其谒云:“晋水部员外郎贺亢。再拜而去,上不知也。已而闻谒,见之,大惊,物色求之不可得。天圣初,又使其弟子喻澄者诣阙进佛道像,直数千万。张公安道与澄游,具得其事。又有乔全者,少得大风疾,几死。贺使学道,今年八十,益壮盛。人无复见贺者,而全数见之。元祐二年十二月,全来京师十许日。余留之,不可,曰:贺以上元期我于蒙山;又曰:吾师尝游密州,识君于常山道上,意若喜君者。作是诗以送之,且作五绝句以寄贺。”^{[28]1551-1552}

而姚丹元,苏轼称之为“丹元子”,的确“奇之”,从这首《丹元子示诗飘飘然有谪仙风气吴传正继作复次其韵》的诗题亦可以看出。诗云:“飞仙亦偶然,脱命瞬息中。惟诗不可拟,如写天日容。梦中哦七言,玉丹已入怀。一语遭绰虐,失身堕蓬菜。蓬菜至今空,护短不养才。上界足官府,谪仙应退休。可怜吴与苏,骯脏雪满头。雪满头,终当却与丹元子,笑指东海乘桴浮。”^{[29]1969}“终当却与丹元子,笑指东海乘桴浮”,可谓道出了苏轼的心声。

叶梦得对老庄思想也十分欣赏,除有专著《老子解》一书外,有关老庄思想散见于他的诸多著述中。叶梦得的老庄思想常常融儒释二家于一体,儒释道互参互证,在苏轼等前人的基础上,更加从容不迫,洋洋洒洒。苏轼言庄子为助孔子,而叶梦得则认为庄孔之志一也:

庄子言“举天下誉之不加劝,举天下非之不加沮”,又曰“与其誉尧而非桀,不若两忘而化其

① 苏轼《众妙堂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1—362页;又见苏轼撰,王松龄点校《东坡志林》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页。

②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清光绪宣统三年(1911)长沙叶氏观古堂校刊本。

道”。(注:见《庄子·外物》,后一句应为“不若两忘而闭其所誉”。)自我言,虽天下不能易;自人言,虽尧舜无与辨处。毁誉者,如是,亦足矣乎。曰:此非忘毁誉之言,不胜毁誉之言也。夫庄周安知有毁誉哉?彼盖不胜天下之颠倒反复于名实者,故激而为是言耳。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毁誉之来,不考其实,而逆以其名,折之以求其当,虽三代无是法也。进九官者,视其所誉以为贤,斥四凶者,审其所不与为罪,如是而已矣。此中道而人之所常行也。至于所不能胜,则孔子亦无可奈何,置之而不言焉。置而不言,与夫无所劝沮而忘之,皆所以深著其不然也。孔子正言之,庄周激言之,其志则一尔。叔孙、武叔毁孔子于朝,何伤于孔子乎。^①

在解释《老子》第十五章“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时,叶梦得把孔子拉出来:“孔子享礼有容色,退而燕居,不可以不舒,故涣。孔子居不容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弛之也。”^②解释《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时,叶梦得搬出《周易》,有云:

《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则“生两仪者”,《易》也。然不直言《易》而设为太极于中者,盖言《易》之生,物不可以正名,故假太极以见,则《易》与太极固未之有分也。谓太极为生两仪,则有《易》居其上;谓太极为生于《易》,则未见太极之有间,故寄之曰有,则《易》为无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则天地生于混成,而混成者亦自有所生也。然不显言其生而虚生生者于上,亦以生生者不可以正名。^③

这种阐释法,显示了叶梦得多元的思维特性和兴趣爱好,在宋人三教合一的阐释路径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五、关于佛禅之学

苏轼对佛禅甚感兴趣,这与他家庭浓厚的佛教氛围有很大的关系。苏轼的父母对佛教都相当敬奉,苏轼在《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一文中,曾说他父母都很仁慈宽厚,对佛教的“三宝”崇信不

疑,且家里藏有十六罗汉像,经常设茶供养^④,以祈福佑。也许是受父母崇信佛教的影响,苏轼在其父母去世后,曾将他们生平喜好的赏玩之物都施舍给寺庙,并令人画佛像,以求父母之冥福。^⑤另外,苏轼的弟弟苏辙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

关于苏轼的出生,还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氛围里。苏轼说他母亲在怀孕时,曾梦见五祖戒禅师求宿。且他稍大(七八岁)时,还经常梦见自己是五祖戒禅师。言外之意,五祖戒禅师就是他自己的前身。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七《梦迎五祖戒禅师》有载:

苏子由初谪高安时,云庵居洞山,时时相过。聪禅师者,蜀人,居圣寿寺。一夕,云庵梦同子由、聪出城迓五祖戒禅师,既觉,私怪之,以语子由,未卒,聪至。子由迎呼曰:“方与洞山老师说梦,子来亦欲同说梦乎?”聪曰:“夜来辄梦见吾三人者,同迎五戒和尚。”子由拊手大笑曰:“世间果有同梦者,异哉!”良久,东坡书至,曰:“已次奉新,旦夕可相见。”二人大喜,追笋舆而出城,至二十里建山寺,而东坡至。坐定无可言,则各追绎向所梦以语坡。坡曰:“轼年八九岁时,尝梦其身是僧,往来陕右。又先妣方孕时,梦一僧来托宿,记其颀然而眇一目。”云庵惊曰:“戒,陕右人,而失一目,暮年弃五祖来游高安,终于大愚。”逆数盖五十年,而东坡时年四十九矣。后东坡复以书抵云庵,其略曰:“戒和尚不识人嫌,强颜复出,真可笑矣。既法契,可痛加磨砺,使还旧规,不胜幸甚。”自是常衣衲衣。^{[30]56}

无独有偶,苏轼去世前两天所作的绝笔信,是写给五祖戒禅师的隔世弟子怀琏的弟子径山维琳的。且苏轼去世时维琳仍在身旁。苏轼一生与佛的渊源可谓从始至终。

这种渊源,决定了苏轼对佛教的浓厚兴趣,这可以从苏轼自号东坡居士、戒和尚、眉阳居士,以及人称东坡道人、海上道人等称呼能够看出其追求和影响。^{[31]2}

苏轼好动,热衷游览,诸多的贬谪,一方面让他身心倍受摧折,但另一方面,又给他提供了饱览

①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清光绪宣统三年(1911)长沙叶氏观古堂校刊本。

② ③ 叶梦得《老子解》卷上,清光绪宣统三年(1911)长沙叶氏观古堂校刊本。

④ 详见苏轼《十八大阿罗汉颂》之《跋尾》,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二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91页。

⑤ 如苏轼《阿弥陀颂》云:“眉山苏轼敬舍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遗留簪珥,命工胡锡采画佛像,以荐父母冥福。”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二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85页。

大好河山和名胜佳迹的机会。检读苏轼仕履可以发现,苏轼几乎每到一处,只要有寺庙,一定要造访;只要有名僧,一定要交往。因此,苏轼一生到过不少寺庙,与不少僧人禅师有密切的关系。检索苏轼的这一行踪,其实颇有意味。

据现有文献记载,苏轼游历过的寺庙有近百处,如:

棲云寺、宝相寺、华藏寺、大圣慈寺、兴国寺、宝梵寺、相国寺、戒坛院、法云寺、开元寺、天柱寺、真兴寺、大秦寺、中兴寺、普门寺、灵隐寺、明庆寺、吉祥寺、灵感观音院、法喜寺、净土寺、功臣寺、水陆寺、盐官南北寺、吉祥寺、祥符寺、海会寺、净慧寺、多福寺、法惠寺、净慈寺、寿星寺、六和寺、慈严院、龙华寺、昭庆寺、南屏寺、七宝寺、净住院、报本禅院、景德寺、本觉寺、普照寺、延寿院、国清院、治平寺、太平寺、虎丘寺、西菩山明智院、甘露寺、南禅寺、资福寺、石经院、厄台寺、开元寺、定惠院、安国寺、师中菴、清泉寺、承天寺、大别寺、圆通禅院、简寂观、慧日寺、无相寺、真如寺、资福寺、宝云寺、延洪禅院、石塔寺、龙兴寺、崇因禅院、崇庆院、建封寺、月华寺、寿圣寺、峡山寺、蒲涧寺、嘉祐寺、大云寺、佛迹院、香積寺、三山庵、净行院、净慧寺、龙光寺、显圣寺、景德寺、南塔寺等。

而与苏轼交往过的僧人也相当多,如惟度、惟简、怀琏、荣长老、维琳、惠勤、惠思、澄慧、文及、辩才、法芝、梵臻、宗本、惠觉、惠勤、惠思、清顺、可久、惟肃、义诠、法通、法言、契嵩、怀立、明雅、祖印、久上人、仲渊、佛印、模上人、道潜、惟胜、法明、法秀、有聪、法照、继连、广惠、宝觉、圆宝、择老、承皓、了性、法涌、本觉、佛慧等数十位。

由于与禅宗的密切联系,苏轼还被纳入禅宗临济宗黄龙派东林总法嗣。《五灯会元》卷十七《内翰苏轼居士》有云:“内翰东坡居士苏轼,字子瞻。因宿东林,与照觉论无情话,有省。黎明献偈曰:‘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未几抵荆南,闻玉泉皓禅师机锋不可触,公拟抑之,即微服求见。泉问:‘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长老底秤。’泉喝曰:‘且道这一喝重多少?’公无对,于是尊礼之。后过金山,有写公照容者,公戏题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琼

州。”^{[32][146]}

由于与佛禅有如此多的缘分和交往,苏轼的佛学素养相当深厚,可谓深得佛教义理的精髓。这一点连排佛甚力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苏轼对佛理“曾下功夫”,能把事理说得透彻^{[33][316]}。这种佛禅意趣渗透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他的文学创作、他对佛禅义理的阐释、他的行为处世等,都有浓郁的佛禅痕迹。关于这一点前人已有较多论述。

与苏轼一样,叶梦得也自号“石林居士”,这对宋人来说,虽然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叶梦得与一般士大夫还有诸多不同。在叶梦得的身上,更能看到苏轼的影响。比如:

一些与苏轼交游的僧人,也得到叶梦得的关注。如杭州祥符寺僧可久、清顺。熙宁六年(1073),苏轼于正月十五到祥符寺九曲观元宵灯,曾路过可久的房,惜无灯,为此,苏轼曾有诗吟之:

门前歌鼓斗分朋,一室清风冷欲冰。不把琉璃闲照佛,始知无尽本无灯。^{[34][427]}

苏轼与清顺、可久多有往来,熙宁六年(1073)五月十日,曾与可久等僧人、文人泛舟西湖游北山^{[35][453]}。清顺新作垂云亭,苏轼为之赋诗一首《僧清顺新作垂云亭》,又尝与人一同登览^{[36][1681]}。

对这二位僧人,叶梦得评价亦高,多有关注,《避暑录话》曾云:

钱塘西湖旧多好事僧,往往喜作诗,其最知名者,熙宁间有清顺、可久二人。顺字怡然,久字逸老,其徒称顺怡然,久逸老。所居皆湖山胜处,而清约介静,不妄与人交。无大故不至城市,士大夫多往就见。时有馈之米者,所取不过数斗,以瓶贮置几上,日取其三二合食之。虽蔬茹亦不常有,故人尤重之。^①

不妄与人交的清顺、可久,与苏轼成为朋友,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苏轼的人格魅力和影响。

叶梦得对佛禅也非常感兴趣,跟苏轼一样,叶梦得每到一处,也往往要拜访寺庙及其僧人。据现有文献所载,叶梦得到过的寺庙有几十个,其中有不少是苏轼曾经到过的,同时,与不少僧人关系密切。叶梦得交游非常广,门生众多,其中包括僧人。比如梵隆,久居卞山,擅白描人物山水,高宗极喜其画,为叶梦得创作、摹写不少画。还有一位僧人宗义,曾为叶梦得守家。不仅如此,叶梦得还

①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清光绪宣统三年(1911)长沙叶氏观古堂校刊本。

修建寺庙,据知叶梦得曾在福州建“怀隐庵”“普光明庵”“东禅院”。在卞山,建有积善寺、教忠寺。

叶梦得的佛学造诣相当深厚,现存著述(文章)中有关佛学的比较多。如这篇《胜法寺轮藏记》:

佛法自汉入中国,即与其言皆来,然未尝若是侈也。至晋、宋、周、隋之间,鸠摩罗什之徒出,更相传译,转相付授,于是其书之至者日以广。源流既远,往往失其本真。梁武帝时,始有言心法者,一切以廓然无我为宗,不立文字,佛氏之学遂判为禅、律两岐。其后更数百年,学心法者虽益盛,然其书未尝卒废。自隋开皇至唐开元、贞元以来,凡列于目者,曰大乘、小乘,曰律,曰论,剖分甲乙,鳞次栉比。虽假托疑似谬妄之辞,苟不叛其说,亦莫不具在,其传至于今不绝。昔吾儒者之言仅出于中国,其道在天下,昭然若揭日月。而中遭秦火,虽六经不得为全书。残编断简出于屋壁邱墟之余,与一时遗老所诵习,虽幸而获存,然颠倒错谬,固已不胜其弊。其它诸子百家各以其艺自名于时者近数十年,远或百年,皆已湮没无闻。而佛氏去中国数万里,其言率一译而后见,乃全而有之,愈久而益著,何也?岂其言皆足以示后行远,使人欲废而不可欤?盖为之学者,皆知信其所习而尊其所闻,相与谨守严奉,手传口诵而不敢慢,非有意于借资取便,阶梯所欲,尝探而忽忘之者然也。常熟,姑苏别邑,梅里镇又在邑之东北海上,有寺曰胜法。故无藏经,崇宁二年,长者道渊始募众缘为之。渊强力明果,学心法者也。居胜法二十一年,与始至之日无异。工既成,见余雪上,曰:“并海之民,不耕而渔,其习以多杀为事,而不畏罪。与之言吾理则惑,教以其书则怠。惟转轮藏侈极雕刻彩绘之观,以致其庄严之意,可使凡微福悔过者一皆効诚于此。吹蠡代鼓,机发轴运,神象设骇于目,而音声接于耳,不待发函展卷,而其心固已有所向矣。然邑民瘠而艰施,岁且多潦,有欲成其事者而屈于力,其力足以及之者而窘于岁。盖竭吾勤而后能成,不有记其略,无以慰此志也。因请余文,至再三不已。夫物之盛衰存亡固不可皆以力致,然未有不存乎人者。服儒衣冠者遍天下,不能

尽有其传,而佛氏独能持久若此,是必有当其责者。因推其所以然,书以遗之,非特志渊之勤而已也。政和五年六月十日记。缙云叶梦得记。^①

将佛法东传的神奇之旅与诸子百家的盛衰作比较,于平和叙述中,见出功底。

叶梦得的佛学思想与苏轼近似,或者说受苏轼影响,都是善于将儒释道三教思想打通。苏轼曾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东南。江河虽殊,其至则同。”^{[37]1961}在回复毕仲举的信中,苏轼对佛老,亦颇多个人的阐释,且很有趣。^{[38]1671}

叶梦得对苏轼的禅学思想评价甚高,称其“论理超胜,出入大乘诸经,无所留碍,诚为闳妙”^②。

叶梦得自己也颇有素养。《岩下放言》卷中云:“孔子以治《诗》《书》《礼》《乐》《春秋》六经而一君,无所钩用。老子^③谓‘六经先王之陈迹’……世语吾儒之言,《易》则达语,佛氏之言禅,则眩,殆其不自了而惑于名,故为佛氏者亦不以其情告之而待其自悟,使人人知孔子之得于老子,而老子肯之,世岂复更有禅哉?吾尝谓古之至理有不谋而冥契者,吾儒之言《易》,佛氏之言禅,是也。夫世固有不可言而终不可免于言,吾儒不得已则命之曰《易》,以其运转无穷而不可执也;佛氏不得已而命之曰禅,以其不传而可以更相与也。达其不可执而眩,其更相与者,禅与《易》,岂二道哉?但不知二氏初何以不相为谋,而表里如此,惟其道之一尔。”又说:“删书断自尧舜,而《易》独及伏羲、神农、黄帝,然后知尧而上盖有其人。六经存而不论,尝试会之以心,则其说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与?于此然后知伏羲、神农、黄帝至于尧舜,世而相传者,皆不出乎《易》,退而质诸老氏,则与《易》异者无几。又曰《论语》记‘窃比于我老彭’。后孔子者孟子,孟子之于儒,盖秋毫不以少乱也。其拒杨墨,排仪秦,过于桀纣,终不及老氏。乃其言‘尽心知性以至于命’,则老氏之所深致意也。然后知老氏之书,孔孟所未尝废。又曰老氏之书其与孔子异者,皆矫世之辞,而所同者,皆合于《易》。后老氏数百年,复有佛氏者出,其辞益荒远

① 郑虎臣编《吴都文粹》卷九,范成大撰《吴郡志》卷三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上,清光绪宣统三年(1911)长沙叶氏观古堂校刊本。

③ 应为庄子,见《庄子·天运第十四》。

深妙,而要其至到,与老氏殆相为表里。”^①

的确,叶梦得对儒释道三教多所究心,正如他在谈及自己儒释道三教的心路历程时坦言:“吾少受《易》,先君知为传注之学而已。中岁求老庄,而后知《易》之外有不谋而默契者。……晚复为佛氏学,读大乘诸经,始廓然洞彻,知前所闻,无一非真实语。既信之不疑,则日用践履,无适而不与心会。”^②这种由《易》(儒)而老庄,由老庄而佛氏的读书三阶段又与苏轼竟是这样的暗合:“(苏轼)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③^{[5]1126-1127}

叶梦得的禅学思想颇受后人推重。释祖观道光二十五年(1845)在《避暑录话》的题识中即云:“余谓此老信口说禅,牙颊间,别具一副鑪鞴。宋世士大夫喜学禅,苏、黄、晁三君子皆以文字般若,随喜法门。无咎《齿白佛》一赞,深得慈心三昧。石林为无咎甥,而见地超妙如此,可谓酷似其舅。”所谓的《齿白佛》,即《猪齿白化佛赞》,其序有云:

猪齿白化佛者,崇宁二年三月一日,卫州获喜县民职氏杀猪祭神,而民刘氏猎犬得其弃首骨,衔之狺狺,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齿白中得肉如拇,色酣酣由醉玉,谛视之如来像也。髻有珠如粟,瞑目跏趺,瞳子隐然,庄严毕具,观者万人。补之从弟新乡令载之目睹其事,记于石,以示补之。补之耸然,曰……夫以不可说劫无日不杀万死万生之中,而佛之威神才得一现,而乃独动于职氏之猪与刘氏之犬。现已应传,而若睹若不睹,若信若不信,至千万人。夫于千万人中,而我兄弟两人者又独得而记且赞之,则凡职氏与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杀若猪,与刘氏所衔若犬,所析若子与记者吾弟,赞者补之,于过去世是一段事本末,轻重皆有因缘,惟有佛眼悉知悉见次第,显出终始圆成。令四天下与未来世因此希奇与此文字,辩意不杀,决定自知,如利宝刀断多罗木,意已断,故业不复萌,无始怨仇,俱为眷属,由是增长深般若,因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岂不胜哉!岂不大哉!^④

类似这样神奇的故事,叶梦得也曾经历。《韵

语阳秋》曾云:

大观中,吴兴郡有邵宗益者,剖蚌将食,中有珠现罗汉像,偏袒右肩,矫首左顾,衣袂毕具。僧俗创见,遂奉以归慈感寺。寺临溪流。建炎间,宪使杨应诚与客传玩之次,不觉越槛跃入水中,亟祷佛求之,于烟波渺茫之中,一索而获。噫,亦异矣!叶少蕴有诗云:“九渊幽怪舞垂涎,游戏那知我独尊。应迹不辞从异类,藏身何意恋穷源。归来自说龙宫化,久住方惊鹜岭存。此话须逢老摩诘,圆通无碍本无门。”曾公衮云:“不知一殷几由旬,能纳须弥不动尊。疑是吴兴清霄水,直通方广古灵源。月沉浊水圆明在,莲出污泥实性存。隐现去来初一致,莫将虚幻点空门。”一时名公和篇甚众,今藏慈感寺。^{[3]9580}

叶梦得与其舅氏都有感于物之圆通灵异,作诗作赞,确实可谓“深得慈心三昧”,渊源有自。

要之,苏轼作为宋型文化的冠冕人物,不单文学创作独步天下,其学术思想也富赡绝伦。苏轼的学术思想中,经学与子学思想很有分量,也很有特色,单独成书的即有《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和《广成子解》,而在诸多诗文及笔记著述中蕴含的经子思想,在人生事履及其交游中体现出的经子智慧,特别是庄禅、释道智慧更是丰沛多彩,反复为世人称道。作为两宋之交在文学、文化、政治等多方面有广泛影响的文人叶梦得,有深厚的景苏情结,表现在其经学与子学方面也多对苏轼的追慕。这些踵继既体现了叶梦得与苏轼的诸多“缘结”,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苏轼文化、苏门文化、蜀学文化、宋型文化的特质、品味及其魅力。

[参考文献]

- [1]脱脱.宋史:卷445[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2]永谔.四库全书总目:卷121:避暑录话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3]永谔.四库全书总目:卷156:石林居士建康集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4]永谔.四库全书总目:卷195:石林诗话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5]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M]//苏辙.栾城后集:卷22.陈宏天,高秀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① 焦竑撰《老子翼》卷三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上,清光绪宣统三年(1911)长沙叶氏观古堂校刊本。

③ 晁补之《猪齿白化佛赞并序》,《鸡肋集》卷六十九,四部丛刊初编本。

- [6]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M]//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35.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
- [7]苏轼.与滕达道书[M]//苏轼.苏轼文集:卷51.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 [8]苏轼.黄州上文潞公书[M]//苏轼.苏轼文集:卷48.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 [9]苏轼.易论[M]//苏轼.苏轼文集:卷2.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0]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76[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1]苏轼.夜梦并引[M]//苏轼.苏轼诗集:卷41.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2]苏轼.答李之仪书[M]//苏轼.苏轼文集:卷52.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3]何蘧.春渚纪闻:卷6[M]//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14]黎靖德.朱子语类:卷78[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1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2[M].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6]永瑤.四库全书总目:卷11:东坡书传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7]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77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8]苏轼.与王定国书[M]//苏轼.苏轼文集:卷52.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9]苏轼.黄州上文潞公书[M]//苏轼.苏轼文集:卷48.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0]永瑤.四库全书总目:卷35:尊孟辨三卷、续辨二卷、别录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1]苏轼.庄子祠堂记[M]//苏轼.苏轼文集:卷11.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2]苏轼.仇池笔记:卷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 [23]苏轼.李伯时作老子新沐图遗道士蹇拱辰赵郡苏某见而赞之[M]//苏轼.苏轼文集:卷22.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4]苏轼.众妙堂记[M]//苏轼.苏轼文集:卷11.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5]苏轼.上神宗皇帝书[M]//苏轼.苏轼文集:卷25.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6]苏洵.题张仙画像[M]//曾枣庄,金成礼.嘉祐集笺注:卷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27]苏轼.道藏[M]//苏轼.苏轼诗集:卷4.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8]苏轼.送乔全寄贺君六首·叙[M]//苏轼.苏轼诗集:卷29.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9]苏轼.丹元子示诗飘飘然有谪仙风气吴传正继作复次其韵[M]//苏轼.苏轼诗集:卷36.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0]惠洪.冷斋夜话:卷7[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31]孔凡礼.苏轼年谱:卷1[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32]普济.五灯会元:卷17[M].苏渊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 [33]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30[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34]苏轼.上元过祥符寺僧可久房萧然无灯火[M]//苏轼.苏轼诗集.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5]苏轼.五月十日与吕仲甫周邵僧惠勤惠思清顺可久惟肃义途同泛湖游北山[M]//苏轼.苏轼诗集.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6]苏轼.连日与忠玉张全翁游西湖访北山清顺道潜二诗僧登垂云亭饮参寥泉最后过唐州陈使君夜饮忠玉有诗次韵答之[M]//苏轼.苏轼诗集.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7]苏轼.祭龙井辩才文[M]//苏轼.苏轼文集:卷63.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8]苏轼.答毕仲举二首[M]//苏轼.苏轼文集:卷56.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9]葛立方.韵语阳秋:卷12[M]//何文煊.历代诗话: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

[责任编辑 孙艳红]